

SHANGHAI

上海百货

ARTICLES

INTERNATIONAL RETAIL DESIGN
& STYLE REVIEW

07

艺术去哪里?

ISSN 1007-2833
9 7110073832642>


07

艺术在哪里? WHERE ART THOU?

WHERE
ART THOU?

2023年9月 654期·季刊

RAMA外滩建筑节 以松动观演关系 作为公共空间的协商机制

从9月21日开幕到10月6日，RAMA (RAM Assembles) 外滩建筑节在全面启幕的洛克·外滩源 (ROCKBUND) 的各个公共空间、包括上海外滩美术馆 (简称RAM) 的多处空间展开。结束了17年漫长的半工地状态，这片占地面积1.7万平米、建筑面积9.4万平米的外滩核心区域，包含11栋以旧修旧的历史建筑，以及6栋新建建筑，连同三个邻街广场，终于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艺术、餐饮、零售与办公的综合业态，也借由RAMA这一嘉年华式的项目向世人发出热情的邀请：欢迎成为这一形成中社区的一员。

撰文/顾木 图片提供/洛克·外滩源、上海外滩美术馆

Hi Stranger,

你不认识我，但我记得你。那天我看到你举着一颗青绿色的气球，穿着浅粉色的T恤，贴在一个比你还高一个头的阿尔法音箱前面。你一点也不惧怕他这个长得有点像HAL9000的家伙，毕竟，它不像HAL在《2001太空漫游》(1968) 里像人一样闪着红光；它只是无辜地播放着艺术家B6的环境音乐《蓝色穹顶》，是我记忆中Brian Eno《氛围1：给机场的音乐》(1978) 那类舒缓的电子音乐。你闭着眼睛，看起来很享受；音乐从背后环抱着你——或许你周身的皮肤能感觉到它掀起的空气振动？你长发飘逸的大卷发衬着稚嫩的脸庞，看上去就像一只泰迪熊般可爱纯真。你，是谁？

II

上面这封小信，是写给我在RAMA外滩建筑节遇见的一个女孩。在她之后，我又见到了好几个举着彩色气球的年轻人。一路上，彩色气球成了某种视觉标记，直到我走上外滩美术馆门口修葺一新、刚刚启幕的摩登卢浮宫。那里还有一大群举着彩色气球的人在东张西望，周身线条锐利、边缘清晰的红砖立面与典雅拱门仿佛刚刚古典经典的再现。一场这幅画面溢着一种久违了的快乐，以及熟稔的陌生感。人们在石板路上自由走动，没摔倒一个，人们长发飘逸，没戴着口罩，人们的笑容舒展着，不再想相拥而至的羞涩。而彩色气球，以其素人喜爱的童真，标记了一个对我们而言共同的秘密。

真相在我拆开那个“气球人”手上的小本子时揭晓了：白底黑字的小本子封面上赫然写着“我听到了”、“原来我是脱落的啊！”因为我从封面标题认出了这是常驻上海的艺术家、策划人服务于此届RAMA策划的听觉剧场；小本子是脱落才会给现场参与者的剧本，指引他们去聆听周围的声音，提示他们在听觉上的关注点与注意力。

类似的极具迷惑性的节目贯穿整个RAMA，总共有三百多场。





左：博物馆广场，右：洛克外滩源建筑；右：街区氛围



公共空间： 老子常谈，还是尚待定义？

“公共空间”（Public Space）是此届RAMA艺术总监、普利兹克奖得主、建筑师David Chipperfield为建筑节设定的主题。这一个看起来波澜不惊的题目，实则是Chipperfield长期间关注的命题，也是他所带领的David Chipperfield Architects（简称DCA）持续实践的建筑理念。早在11年前，即2012年第13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总策展人Chipperfield，以“共地共识”（Common Ground）为策划主题，并发表了此次RAMA主题阐释心声相通的宣言：

“‘共地共识’这一主题，除了探讨建筑师之问、建筑师与市民之问，还特别强调出建筑之问的土地。城市中的各个空间，我希望这届双年展可以认真地审视由建筑所创造的多种空间：政治的、社会的、公共领域的空间，在所有这些空间，建筑都是其组成部分。我无意在一片社会、心理和艺术的泥潭里搞作主题的建筑，而是试图招进人们对建筑所肩负的一项清晰而明确的理：建筑是城市能够担负的一项清晰而明确的理；建筑是能够管；在此之外的那些‘不是自己的’建筑，建筑师也要管。

这意味着，在Chipperfield看来，建筑师不能只关心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建筑，或尤其关心这个建筑的外观如何博得眼球，更要关心自己设计的某个单体建筑和息息相关的外部空间。与其他建筑之间的空间、它与街道之间的边界空间……在建筑之内的“一亩三分地”，建筑师也要管；在此之外的那些“不是自己的”建筑，建筑师也要管。

把这个观点实践到洛克·外滩源，我们就能看到DCA除了主持翻修包括RAM在内的亚洲文会大楼在内的11栋历史建筑外，建筑与建筑之间的缝隙（类似过道）、建筑与街道交接的空间、还有广场，此次应RAMA的契机，克制地添置了舞台状的长方体。它们可移动、可自由组合，根据场景所需可形成立方体、舞台或其他，将被创造性使用的“公共空间家具”，配合RAMA的一百多场活动，以及同样由殷漪设计、策划的“为TA作曲·空间”系列，共6件空间声音装置——也即本文开头描绘的那位气球女孩所遭遇的障音音箱，激活建筑以外的“公共空间”。

这些公共空间，尤以几乎全段仅限步行的圆明园路为胜，因其地处外滩、且经修复后一派优雅风华的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外立面，已然在近十年成为沪上婚纱照的热门拍摄地。而一辆辆载满外地游客行人的大巴经常停靠在虎丘路RAM南至路口旁侧，因为这里是外滩附近知名的交通节点，下距离主景点相当时的距离。当然，这里都是拍照、旅游、网红打卡的人，那可能很多人就“误入了这里”。这样的合理性呢，以及这“最多”的中心点。为了保证这一黄金地段的优质运营所吸引的高消费人群，大概也是为了身为其DCA所接收的业主之主见。

因而，在重人群与广泛公众之间，DCA所要掌握的“公共空间”平衡，也就显得相当复杂而不那么纯粹了。若单论“公共空间”的问题意识，绝非Chipperfield

戴卫·奇普菲尔德

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会员，英国建筑师学会和德国建筑师协会的荣誉会员。因其在建筑界的贡献，他所获得的荣誉包括2000年授予的普利兹克奖和共和功勋勋章，以及2010年授予的英国和德国的爵士勋章。2021年，他获得了英国皇家建筑协会金质奖章，并于2013年获得日本艺术协会颁发的皇家世界文化奖。这两项奖都是对其一生成就的表彰。2021年，他被英国女王授予荣誉勋位。2023年，他当选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

被石膏填平的萧条景象；旧式的里弄不见人影，曾经的烟从人到楼空。与洛克·外滩源内精致优雅、灯火通明的现代公寓里隔开不到50米，虎丘街坊邻里曾笑哭被打的里弄之名已然被扯却脑筋。

世界不外落于这一在中国大规模城市更新中经常出现的典型新老对比中，也同样是醒目的地带。洛克·外滩源与奢华的半岛酒店、以及前英国驻沪领事官邸之间。在看似公共的街道与空地上，铁马划出清晰的资本与所有权界线。

“我做完这次RAMA后发觉，并不是我们参加了社会活动就具有公共性了。我觉得公共空间这个东西，是属于人自己占领的，而不是说，等着分配给我。如果真是等着分配给我的话，我覺得它仍然不具有公共性。对项目而言，外滩源与周边建筑的明显分界——开发商图上的“红线”，一眼可见。这一东临圆明园路，西靠虎丘路，北滨南苏州路，南至北苏州路的地块，用印有FB（即ROCKBUND首字母缩写）logo的铁马排列出刚烈的边界，隔着横在虎丘路侧的铁马队列向街对面望，是所有窗洞都



“他们在做什么？”： 观演关系下有什么东西正在松动

国庆的外滩不同平日——以中山东一路为南北主轴，任凭其东则临江的步道再宽阔，其西侧纵横的马路再阡陌，也统统填满了人。警察与军人，以整齐划一的身体姿势排列成铁马，像疏导洪水一样疏导着人流：原本开放通行的路口，被这些人身铁马的队伍临时关闭成多条并行但相反的单向街。我想象自己成为一只鸽子从空中俯瞰此时的景象：如江河般汹涌的入潮在这些“河道”中由东向西奔流的车流场。

中有序向前奔流的壮观场面。然而那只是想象。事实上,从71路延安东路外滩终点站下车的我,其实不过一颗随时要被人群挤干蒸发的水滴,无奈地顺着骇人的“水流”缓缓而近乎绝望地朝着北京京东路移动——这是我身为上海土著从来知道要绝对避开外滩的日子。

在终于望见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的外白渡桥时，终点已在不远处。中山东一路西侧的路面一过北京东路就豁然开朗，人群倏忽地稀疏起来。从半岛酒店圆明园路的侧门穿出，径直奔向博物馆广场，我赶上了《酒馆》试演场的最后一副耳机。

《我是谁》是RAMA此次演绎的另一位策划人赵川导演演绎的“戏”，介于剧场与播客录制的综合表演。场地选在RAMA改造的后台空间，本不对公众开放；但由于RAMA同时借用空间与Chiperoff为设计的向博物馆广场的大门，相当于跑了趟后门原路又回原路又回了“里面”的一个“里面”大小的后台空间成了“外场”。于是赵川将它朝向广场的两扇落地玻璃都打开，舞台上来自本土原创家居品牌“多·少”的新中式木质屏风散发茶花芬芳，安上“展示型”酒池”招牌，招牌是赵川即兴打的龙腾的舅舅。其耳机线缠绕“一室”，佯装上海的活灵活现作者br带着上海腔的爽朗说明，我抬头向“酒池”——摄影棚的两扇大灯将这个“敞开”的“篆字”间打得通亮。而底下剧场在秋风凉意中抬头听见的观众们则在暗处。

摄影：顾罗



废物研究所《宇宙流浪Family》，首届外滩建筑节《有的即兴》系列（赵川策划）

耳机里有关市井掌故、趣闻轶事的闲谈，操作平常，适合在行车中或收听时间放长时聆听。但要这样全面地掌握在一处，前听后听上整天整夜，对试演场的许多观察，以及对整个演出的评价，都可能产生影响，而我们打算都算数。中场休息时，趁着短暂的休息，关心着交通管制的人们陆续离去；“这些洞像好笑”（Von Hahn），有惊无险，恐怖呢！旁传来对安美·麦斯（Anny Meiss）的极简主义而独立的评价。希克柯克（Hitchcock）1954年惊悚片的片尾画面被选为穿堂风，而广场上三三两两、或坐或立的游人，这场景一如去年在马里昂巴德（Marienbad）（l'année dernière à Marienbad，1956）中唤醒超现实主义先驱里特（Giorgio de Chirico）画中画的德国的“欲望宫”（Wunschkönigspalais）或“施特拉贝格宫”（Schtralberg Palace）花园。

胡克拍着这些富笔直画的新旧楼宇上，他想起大牙差互的天空形状，想起了香港艺术节，梁志和与他太太黄志恒自1999年起合作，长期创作“城市计划”系列，拍摄十楼宇的天空，并按照同样的形状制作饼干模型，从纽约、多伦多到上海，威尼斯再到香港，这些饼干模型陈列在展览中，或真的用烤箱饼干、销售给观看者，或与之交换等价物品。身侧这些“新”的旧物，是用什么换而来的呢？



李盈天,《唤醒》,2023 RAM Assembles外滩建筑节,
摄影:Yan Yufeng,图片来源:洛克-外滩源



吴艳丹,《渗透·清流》,2023 RAM Assembles 外滩建筑节,摄影:老崔,图片来源:洛克·外滩源



REVIEWED BY: MARY ANN MCKEEAN

